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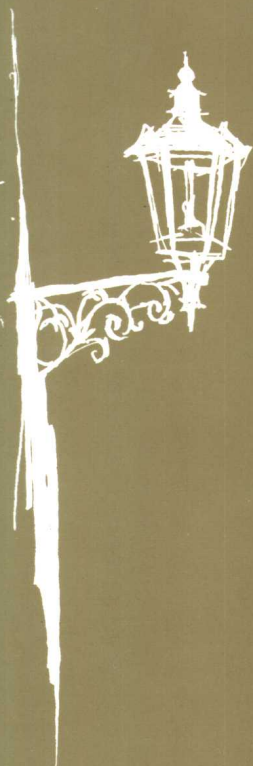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

金钱

[法] 左拉 原著

毛志成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法)左法(Zola, E.)著;毛志成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10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3267-5

I. 金… II. ①左… ②毛…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721 号

责任编辑: 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7印张 123千字 2插页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提要

左拉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享有世界声誉。1871—1893年，他用了二十余年精力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

《金钱》(写于1891年)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八部，重点表现的是法国银行业和交易所的内幕。书中主人公萨加尔因搞地产投机生意失败，又挤进交易所搞投机生意，在表演了一系列阴谋、野心、疯狂之后，最后又沦为彻底的破产者、失败者，读过茅盾《子夜》的人，可以从《金钱》中寻觅到它的先河。现实中许许多多的“下海”者，也可从《金钱》中找到自己或自己同类的影子。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

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批十种

堂吉珂德	原著[西]塞万提斯	缩写陶正
白鲸	原著[美]麦尔维尔	缩写陆天明
红与黑	原著[法]司汤达	缩写母国政
斯巴达克斯	原著[意]乔瓦尼奥里	缩写袁和平
笑面人	原著[法]雨果	缩写毕淑敏
傲慢与偏见	原著[英]奥斯丁	缩写赵丽宏
巴黎圣母院	原著[法]雨果	缩写李功达
基度山伯爵	原著[法]大仲马	缩写黄蓓佳
简·爱	原著[英]夏·勃朗特	缩写凌力

包法利夫人

原著[法]福楼拜

缩写朱晓平

第二批十四种

死魂灵 原著[俄]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

名利场 原著[英]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

奥勃洛摩夫 原著[俄]冈察洛夫 缩写叶平

鲁滨孙漂流记 原著[英]笛福 缩写郑万隆

双城记 原著[英]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

罪与罚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

安娜·卡列尼娜 原著[俄]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

娜 娜 原著[法]左拉 缩写陆星儿

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

金 钱 原著[法]左拉 缩写毛志成

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英]哈代 缩写刘庆邦

沉 船 原著[印]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

牛 虻 原著[英]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

好兵帅克 原著[捷]雅·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

华夏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663331

欢迎进入 <http://www.hxph.com.cn> 的 BBS 论坛

目 录

作品内容提要·····	1
1. 破产后的投机家萨加尔·····	1
2. 在一个特殊的小型交易所中·····	10
3. 社会主义者的一席谈话·····	19
4. 阿尔维多王妃和佳乐林夫人·····	24
5. 在亿万富翁甘德曼家里·····	36
6. 投机家只能去找投机家·····	41
7. 骗人和被骗都在神圣地进行着·····	49
8. 两个骗子和一个善心女人·····	66
9. 利润机器运转起来以后·····	80
10. 初胜的疯狂·····	87
11. 肮脏的神圣与神圣的肮脏·····	96
12. 尝尝皇帝尝过的东西·····	108
13. 不祥之兆的逼近·····	122
14. 疯狂的挣扎·····	145
15. 灾难的降临·····	155
16. 地狱之门朝他而开·····	167

- 17. 只遗下了悲惨的废墟……………175
- 18. 痛苦和丑恶仍在延续……………187
- 19. 尾 声……………206

1 破产后的投机家萨加尔

1864年,巴黎。

此时,整个巴黎的神经都好像集中在蒙马特街和黎世留街之间的中央广场上,和人、马车一起涌向这里的,就是在一昼夜之间便发起横财的欲望。

这里像个狂热病患者集中的地区,中心区就是那个交易所。

广场四周,有四个十字路口,像是四个打开的闸门,涌进涌出的都是证券交易狂,和专门为他们“跑街”的车子。

在交易所门外的石级和廊檐下,涌满了像蚁群似的穿着大衣的人们。大钟底下的空间,被人们俗称“场外”,走廊上的买卖呼声已经响了起来。这种投机生意的浪潮,压倒了城市的一切喧嚣。过路人都扭转头凝望着那里,眼神中既有好奇也有恐惧。在法国,这种新的生意方式仍未被很多人了解,因此它总使一般人觉得神秘。在这种野蛮的喊声中和举动中,有人突然发财,有人突然破产,人的命运一下子变得莫测和多变。

此时正是五月,自然界的气温还不算高,但市场上的人几乎都仿佛感到了一种燥热。

广场的一角，有一座上波饭店，餐厅是白金色的，有两扇高窗面对着广场。

交易所的钟敲过十一点，一个名叫萨加尔的男人走进了上波饭店。坐在餐桌边之后，他发现对面有一面穿衣镜，于是便下意识地照了照。原来，他对于自己的五十岁年纪曾有过某种悲凉感，但当他从镜子中发现自己的模样仍像三十七八岁，且又仍有某种青春活力的时候，他那细长的眼睛不禁闪烁出了某种乐观的强光。

萨加尔坐在餐桌边，无意吃什么东西，老实说，他毫无食欲。

他在等一个名叫雨赫的议员。不，他实际上是在等待着雨赫带来的消息。萨加尔的哥哥卢贡是政府大臣。萨加尔——这个从穷光蛋发迹为巴黎的大人物又从辉煌跌落成乞丐的人，现在正期待着哥哥的帮忙。他搞房地产破了产，而且破产得很彻底，要想东山再起，首先要抓的稻草只能是哥哥。

今天，议员雨赫将给萨加尔带来有关哥哥的消息。遗憾的是，雨赫已超过约定时间很久，仍没有露面。

也好，在这段空闲时间中，萨加尔还来得及回忆一下自己的沉浮史。

十三年前，即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的第二天，萨加尔来到巴黎。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他流浪在巴黎街头，囊空如洗，腹中饥饿，但是他不气馁，也

不甘于做个平民百姓。他虽然穿的是歪跟靴子和肮脏的外套，但他却发誓一定要征服这个城市！

他确实成功过，乃至有几次居过高位，百万金钱从他的手中流过。不幸的是他没有牢牢地占有这些财富，它们流来了又流走了。

上个月，他的地产生意彻底失败，使他不得不出卖了蒙梭公园的公馆而迁进平民式的住宅。现在，他的处境和十三年前初到巴黎时何等相似！他此时坐在饭店中，已没有人向他伸手、问候。

但是，他一定要东山再起！

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懂得：如果一个人不能征服客观世界，那就只能被世界所征服，沦为可怜的生物——像人每走一步就会踏死的几十种生物！

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怎样把愿望变成具体行为。

为此，他在苦苦等待着雨赫带来他哥哥的示意。雨赫是驯服的议员，兼是大人物的仆役，在萨加尔眼中他又无非只是个传达员。

萨加尔相信自己的哥哥会帮助自己的，因为在此前萨加尔不止一次受到了哥哥的帮助。但是现在，萨加尔又不敢去面见哥哥，怕哥哥对一个彻底失败了的人只有愤怒和鄙夷。

雨赫真让人生气，约定好的是十一点见面，但他却至今没有露面。

没有办法，萨加尔只好胡乱地听一听人们的谈

话,或许这些闲谈中也有十分宝贵的信息。

在一张餐桌上,坐着两个人。以前,这两个人见到萨加尔时是会主动打招呼并赔上笑脸的,而今天他们只是冷冷地说了声“你好”。

这两个人中,那个三十二三岁的人是个矮小的男子,皮肤是酱色的,粗看上去也称得上漂亮而活泼。这人名叫马佐,是一个商行的经纪人。

坐在马佐对面的那位胖先生,不论他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反正现在已经是巴黎的著名人物了。只要一进交易所,提起他的名字——阿玛鸠,人人都会闪烁出艳羡的目光。自从他对塞西尔矿场股票有过一次惊人之举以后,他在交易所的名气也就大增。当初,矿场股票暴跌,乃至跌到 15 法郎一股,人们都认为谁若是买这种股票谁就是疯子,而这位阿玛鸠,却把他的全部财产 20 万法郎,一下子统统买了这种股票。老实说,他当时的心思只是碰运气。偏偏他也真有运气,矿场发现了巨大的新矿苗,股票价格随即猛涨,最后涨到 1000 法郎一股,他净赚了 1500 万法郎。现在,他已被人们视为股票之神,凡是想参与炒股的人都愿意向他讨教。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经纪人马佐,自然也希望得到他的惠顾。两个人只顾自己谈话,全然不理睬萨加尔的存在。

萨加尔似乎来不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他倒是从阿玛鸠的身上悟出了一点什么。至少,他想到了一个人只有敢于冒险才会有出路。

在另一张餐桌上,坐着三个投机家:皮勒罗尔,莫塞,萨尔蒙。这三个人对萨加尔更为冷淡,几乎不看他。

皮勒罗尔有一副游侠骑士式的外貌,瘦而高,面孔削瘦,但他的脸上总是堆着使人感到亲切的笑容,遗憾的是你稍一疏忽就会上他的当。

莫塞是个矮子,黄面孔,正为肝病所苦,不断叹息,总是隐隐地感到灾祸要来临,但这又绝不影响他对股票的兴趣。

萨尔蒙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但仍把自己当成青年美男子来加以修饰。他从来不说话,只用微笑来回答问题,因此显得高深莫测。例如,当莫塞把自己的什么心事告诉萨尔蒙时,如果萨尔蒙表示沉默,没有公开表示赞同,那么,莫塞就会认为自己办了蠢事,乃至跑到经纪行去改变自己的委托。

这张餐桌上的三个人——皮勒罗尔,莫塞,萨尔蒙,都不屑于理睬萨加尔,萨加尔自然有些扫兴,不过,他在环视餐厅内的所有人时,眼神中仍不乏挑战意味,他不是容易被命运征服的人!

在他环视四周时,确有一个青年向他点了一下头。这青年所坐的餐桌,离萨加尔的餐桌较远,中间至少隔了三张桌子。

这是一个高个子青年,模样很漂亮,名叫萨巴达尼。这孩子对萨加尔的友好一笑,使萨加尔十分感动。

萨巴达尼是从外国交易所破产之后跑回来的人，仗着他有一张使女人喜欢的脸，从去年秋天起便到巴黎来鬼混，曾替人充当过假账户，为那些挪用银行款项的人提供“合法账面”。这孩子最讨人喜欢的地方是有一副谦恭神态，即使对最坏的人也不失温顺，且又非常公正，因此在一些炒股的人的心目中，也算得上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然而他对萨加尔的习惯性一笑，也只是一笑而已，并没有主动走过来说些什么。

这时，三个投机家——皮勒罗尔、莫塞、萨尔蒙——的谈话声大了起来。萨加尔倒很想从这三个人的谈话中发掘出一点什么。

“我再强调一遍——”莫塞有些忧虑地说，“三月二十日的补选，实在令人忧虑！这一天，整个巴黎也许会落在反对派手中！”

皮勒罗尔不以为然，他不认为拿破仑第三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

莫塞继续谈论着国家形势，拿破仑第三正出兵远征墨西哥，胜负未定，莫塞对于国家的前景表示担忧了。

皮勒罗尔则对一切都表示满足，他大笑着对莫塞说：“啊，不，我的亲爱的，你不要对远征墨西哥这件事太发愁了吧！我认为这是我们帝国的光荣一页！你有什么根据认为我们帝国要出毛病呢？一个月发行的三亿公债，结果收到了十五倍以上！这就

是压倒一切的成功!”

“我绝不这样乐观……”被肝病折磨着的莫塞仍是很失望地说。

萨加尔当初是社会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国家的大小事件都曾与他相关，也使他很感兴趣，而现在，这一切似乎都与他不相干了，他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近几天来，人们对苏伊士运河工程的议论很多，说英国人正在阻止这个工程的继续，并有可能诉诸战争。这消息也传进餐厅来，阿玛鸠和马佐谈的正是这件事，他正在委托马佐卖掉他所有的苏伊士股票。在油腻的气味中，在杯盘的撞击声中，这种恐惧感在流动，在扩展。

萨加尔想介入这种有关国家形势、有关股票行情的讨论，但是他没有资格，这里没有任何人想跟他说话，也没有任何人想听他说话，因为他是穷光蛋。

只有那位卑贱但温厚因之讨人喜欢的青年萨巴达尼，在走出饭店大门之前，特别绕了一个弯子，为的是和萨加尔握一握手。仅仅这样一个动作，就使萨加尔十分感动，他握着萨巴达尼那只柔软得近乎女性的手，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正当这时，餐厅里的人有一阵莫名其妙的安静，随之又掀起了种种带有恭维性的问候声。萨加尔抬头一看，不禁怔住了，走进饭店的是年老、高贵

的大银行家甘德曼。犹太富豪甘德曼作出谦恭有礼的样子向在场者打招呼，他走进餐厅绝不是为了大吃大喝，事实上他早已丧失了这种功能，由于他被胃病折磨了20年，饮食范围几乎只限于维希城出产的矿泉水和牛奶，生命仅仅是在维持。

他的走进，餐厅人员像飞一样给他捧来一杯维希水，所有的在场者也都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身分降低了许多。这不奇怪，甘德曼可以任意操纵证券的涨跌，像上帝掌握雷击一样。人人起身向他行礼，交易所中也有人闻讯赶来，为的是站在这位至高之神的周围，抢先向他作出谦卑而恭敬的表示。

甘德曼以尊贵的态度端起那杯水，用抖动的手将它送到没有血色的嘴边。

萨加尔出于自卑心理，想离去。

当初，萨加尔在蒙梭平原搞地产投机生意时，曾和甘德曼有过周旋。不过，两个人是很难和解的，萨加尔富于冲动而又追求享乐，而甘德曼则永远是严谨而冷静的。

今天，已经彻底破产的萨加尔当然不愿出现在尊贵如初的甘德曼面前，但是当他刚要起身离去的时候，甘德曼已经故作大度地向他走来。

“喂，朋友，你真的不做生意了么？”甘德曼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在我看来这是对的，你的罢手是聪明的。”

这样的话，对萨加尔来说，简直像挨了一鞭子，

出于反抗本能，他挺了挺他那矮小的身体，很冲动地抗辩说：

“我现在正要办一个 2500 万资本的银行，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去看望你的……”

他做出无所畏惧的样子走出了门。

2 在一个特殊的小型交易所中

萨加尔没有等到雨赫，很懊恼，他又被甘德曼的幸灾乐祸式神态一激，心绪更坏。离开上波饭店之后，他来到广场，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疯狂的世界——证券交易所。

自从他破产以后，便不敢再迈进交易所。当然，这是一种虚荣，也是一种痛苦，但又不意味着甘心。这很像被情妇抛弃了，一方面咬牙切齿地恨着她，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想念她。

他装作散步的样子在交易所附近走了几圈，发现在报亭与撒尿处之间的那些长凳上，都坐满了下层投机家，其中包括没有戴帽子的家庭妇女，有的还在给孩子喂奶。

“哼！我总有一天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走进这个建筑物的！”他抬头凝视着交易所，这样想。

但是现在，他只好走开。

在大广场的不远处，在一排树下，有个小广场。这里，有几个很特殊的小型交易所，专门经营一种无价证券——实际上只能算做废纸的玩意儿。门前，流动着肮脏的犹太人和一些贪食鸟式的可怜角色。